

寺靜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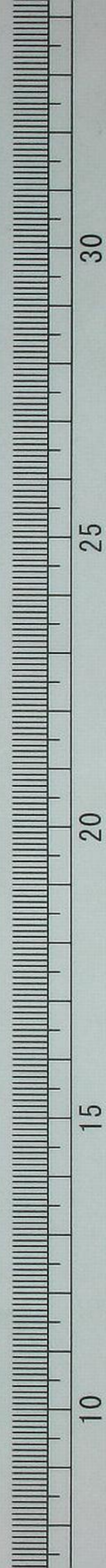
繁昌後記前編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64

1





繁昌後記初編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天堂地獄將為有，那將為無，那為無，即無為有，即有，乃佛家亦有大小二乘之別，以有無為要，以其不可究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已有之，一念之動不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陷地獄。蓋心外無天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戒乎哉！天保九年臘八之後，居士為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繁昌後記初編

010190616407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願笑生前一片
之三途滌心至死未休勸善懲惡筆以為後記嗟夫
三界万靈幸有取焉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
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
等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
曰焦熱七曰大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每
一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三十八
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懷害心若適相見如獵者逢

鹿各以鉄爪颯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厨者
屠魚肉涼氣來吹尋活如故斂然復起如前受苦或
云空中有声音此諸有情可還等活或云獄卒以鉄
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虛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焉經云吹法螺

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獵者逢鹿汲
奔役馳慾心互颯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
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痿茶到夜方纔休歇睡夢
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聲鴉叫啞々便此諸有欲
歎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閻

1864-1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乎。

黑繩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卧墊鐵地，以熱繩縱橫縛身，以熱鐵斧隨繩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百千段，屢々散在。有熱鐵駝，罪人令負鐵山，從繩上行，遙落鐵鑊，摧煮无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錢，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巧，不落鐵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黑繩，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眷累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日，以度一月，噫，累負山，活行繩，居士生前陷黑繩，亦又矣。

衆合在，黑繩下，諸獄半午，執器械，駝令入山間。是時兩山迫來，合押，身體摧碎，血流滿地。又有熱江漂罪人，有身沈沒如重石者，有舉手向天號哭者，又受大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在地，眼送秋波，瞧罪人，叫聲何，不來，道何，不來，抱罪人見了，欲火愈熾，着地，復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得，適見女在樹，我下，汝上，汝上，我下。

看來，諸貧人沉沒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舉手，哭沒有救之時，月衆債來責，圍繞迫促不止，兩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關魔面，誰抱鬼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惑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玉顏立見之於前，爽見之於輒，豈為異，彼樹頭婦女，予嘗喻一情人曰：經云外雖施，端嚴相內，實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捨捨家間，經一二日，乃至七日，其身體脹色，變青，痲是爛皮穿，膿流無量，虫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手足觸躄各異，在處風吹日曝，雨灑霜封，遂腐朽碎末，與塵土相和，故止觀云：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慾心都罷，如不見糞，猶能噉飯，忍聞臭氣，即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雖復高眉翠眼，皓齒丹唇，如一聚屎粉覆其上，願子觀此相，除惑抱臭骸，為快樂，不亦愚，与情人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美醜，俱屬穢，莫強妍，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二，乃与，其嗜，寧撫毛，播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欽予嘆曰：無緣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叫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惡聲射罪人或駢入猛炎鐵室或以鉗開口而灌洋銅或以熱鐵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鳥在籠叫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叫絕喚並使人樂而我則甚苦鳥八人藝師叫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十番牌事並見前亦苦也哉肩樂夫之前叫後喚車乃子之軒叫輕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叫化又而擔郎喚油晝則叫體叫錫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麥喚汁粉叫歌曲叫按尺畫間叫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茶飯劍於通年並是苦声苦叫夜發女郎喚月寒念佛衲叫霜不亦苦叫乎寡婦寒兩賣煨薯猴叟夜靈鬻大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叫煨身將凍名喚福人欲餓真是大叫喚聽者孰不哀烏彼則固苦矣又使我淚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飢這箇貧儒叫喚地人之遊樵門豪家而猷媚者其陪筵磕頭一盃一盃看三盃羹新出又幾盃羹更來又幾杯家姬按曲喝味中又復數杯其人已知泥矣不能復飲也盃來則偷罵之別碗又罵又罵滿碗酒滄待世懸着

蘇昌後記 刀編

道碗中莫生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屬客懸物為
纏頭容辨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為既而寔罷卒
不能起也技上肩囊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叫妻煎湯藥叫妾打頭痛昏睡一
場翌日未牌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膏苦不可
言也先服解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遭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矣戴石
而出脚浪眼昏至則酒已酣却石倒拜頭未
撲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每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舖待覓數
銀子照管反覆點檢口謝這等物件爭奈覓得難
值難值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舊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繁々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舖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恩而時
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辨置推待就伴中贖抽一著袍多嘴饒言
不得不并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技與見技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茹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來吾貪人欲免得焉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投罪人臥熱鐵地上或仰或覆或置極熱鐵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在地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沒雨天燒地焦金燦石流當下箇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憤酥倦流汗如漿欲僵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官為羈吃這苦熱明早上疏斷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娛餘年閑雲野鶴可以縱丘壑青山綠水可以洗風塵主意已定放衙歸第上聽則四方請謁黃陳白列至堂則盈為入室則滿為於是乎翻然變卦曰侯米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苦無間際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有十八隔以林間匝四角有四銅狗身四十四由旬眼如電牙如劍齒如刀如雷如鐵煎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喻有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逆散

鐵丸錐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滿，阿鼻城又城內七鐵幢，幢頭火踊，猶如沸泉，云云。八、十億千苦中，苦者集在此中，又云前七大地獄及別處一切諸苦，以為一分，阿鼻地獄一千倍勝，乃此獄罪人見焦熱獄人，如見他化自在天處。

居士在娑婆常嘆曰：吾人寒素，雖然苦辛，幸生繁昌地方，啜太平之餘澤，乃有披衣之苦，未至凍死，有乏米之患，未及餓殍，雖貧有舍，雖敝有福，雖有茶碗有較，他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猶勝萬萬，但不幸切而失怙，一生無父，愚而守節，沒世無

君無師，故無學，無父故無錢，顧身乞丐，一聞耳，既而又嘆曰：仰上面等差固無限，下面亦不無些等差想，他乞丐上面仰我，猶如自在天處，適巧人過門，冷笑曰：井蛙不知大海之廣，微卒豈知天上之樂？天下除我門外，並苦人解，並惱人解，於利見結於名爲縛，籠亦若驚，辱亦若驚，一喜懼一得失之間，寒水凍心，炎炭燒腸，吁！名爲何物利，所得幾絀，算營運抵死，不悟哀夫子把物件誇我，衣好笑在物有，則畢竟累殺汝，來何若我幕天席地之無物，既已無衣，免典贖之苦，既已無窟，省薪水之勞，無

求無欲脫桎，解縛無苦無惱。忘籠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水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徃意來。起卧以心，所適茫茫。堪與孰得我自由自
在。復何樂加之。忘苦句苦字，可憐汝一生。晝則奔
走，雋講夜則。占將撒虛名，羨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刻意受若無間，豈不哀。然但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嗚呼，未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大地獄靜軒有詩證
法之志中死復獲黑繩鐵斧伏冥誅

山崇合迫，江湯沸。火熨燒來，獄卒驅
炎熨爛腸。遭獸噬，峭寒刮骨。見刀箭
小呼大喚，有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說起那千由句，緒那驛第一程。有一坐山口，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潛，一嶺却看攢翠尖。
虛誕何唯疑佛說，義皇曾登北山議。
一路極峻四方極，關所在只聽見黃泉之聲。雖然
阻關黑，又沒肩輿可備。又沒賃馬可買，連貴人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方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着白日光

只看個封侯限米過遇此峻野怎生堪得一跌倒
地起不得苦楚掉淚吱吱的哭了隨後有個人領
著車馬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侯爵看時
誰思生時所寵幸臣某也吧道你猶未累我麼寡人
暗弱從頭被你騙起這賢道侯又淫色又弱刻刻
立制苛察微視上壞祖宗之人下傷百姓之主因此
了命數大折葉館及至蓋棺身歸黃泉命且命終

百悔難追今乃陷此末知向來喫着什麼苦辛臣聽
說且慚且泣嗑頭道臣實知罪欲身做刀段猶不足
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之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
冥路待到那交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大大罪過擔
當出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原聞人將死其
言善况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力却受楚吟
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
我起之在我權比前朝發起此氣好生將世子只
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知
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士放了只得假腹心

某等在朝，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臣滿心歡喜，氣焰極熱，何等一染邪寒，往熱來生，已受了阿鼻之苦，藥力不效，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賴神救，不得隨即走人中山。州奉百金乞妙禱，幸怎先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家呻吟，沒有個看病，想早晚陸續來到，且夜神言，我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姦邪之魁，不多時，將齊並頭發解去，公少歇息，待他們來，使人家裏從去，豈不好說，未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來，到赫

得君臣魂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在狹心叫苦，眾並叫道：「知麼？剝有報罪網，羊脫為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村內某村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衆小戶，仗衙乞哀，你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刻立威，遂便闔封民廩，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怨豈滅我，衆啞手扼腕，待你等，又哩快受報，一齊待下手，既得二人手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若臣宜受報，還足尊卑之別，請看軀面，饒之，衆怒，噀道：『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借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挺万棒
亂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二
佛涅槃屎尿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保女的來到好像捉對
蛭蛾死也不放止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郎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比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々幾多山川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問兩家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為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不趁早火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戀父母知之爭怎不托依其意兩家
遂結親水許為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藕生
工支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階捨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無個午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鷓沖了雲來隨郎伸手跨去一逕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嘗賽功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鷓得能到那層天麼且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声是知風箏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未必然

詩云鶴鳴九臯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便待夏
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必霹靂裂
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恙把你我之地盤了郎
道聞之此真有大魚曰鯤他乘海氣之運將徙南溟
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來駕着下去豈不安穩
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郎尋思會拊膺道
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心託生一蓮肉
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塊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
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
生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隨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
多人記得枉無辜討功賞啗重賂放大罪又因上又
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反汝因果應報
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目前路過多少冤家
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人喝道記不記你
戴着上威鞭答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
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
遭個人遮關一拳早來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拿
來待右走還是有人拿來七拳八臂臂來拳往真道
卷餅一樣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看個壯夫慌忙忙

忙跑到，喝一聲，並把冤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
豎，大家抵堂，不過四散五走者，影也沒有。壯夫忙
向吏磕頭道：「堂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
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看時
看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所措，恰好遇
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難
難看之待死，請煩國手幸賜垂憐。」太醫迴道：「好之職
係司命，何惜此手，上前來，診一診了。」向夫道：「病家有
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声道：「其實這般如是醫吃
驚道：「吓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補却下，君臣倒處，帝王錯劑，事雖異死，則一應報恩
不免推知冤家，在途待我如何，終好顧夫，欠身道：「緩
急煩國手，幸賜垂憐。」

個道：「學先生靜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拳
手來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
了，嘆道：「這箇甚處，正知身已即世，魂怎不之，魄怎不
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
有地獄，生時只思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為善，誰知黃泉之底，果然開此界。程子云
學者於秋氏之說，直須如淫声，羞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曾閱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程朱如有靈，願救出，願救出，拜空儘頭拜了數番，願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潛龍可終，死用思我為儒來，口說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不為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地獄說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歲之上，詠我今日，聞靜軒亦死，不遠必至，好生待他來，議一議，豈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取佛說，不甚掛秋，或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下淨土去，且他原來舊主見棄，以浮浪無依之故，推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人耳，羞儒字，不肯入我，綴或來，亦恐不與我商議，戮勿果來果，不來，尋思一會，拍平道果來矣，彼時著繁昌記，謂譚無禮極口罵，占果然，獲罪於聖人，雖優佛云，天豈容之，忽聽得警咳，戶顧時，有個看生，站在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靜軒雖死，罪業未滅，今日續筆後記，蓋不得容易來矣。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一大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有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輕罪者涉。為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為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人並憚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番岸上有一大木曰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懸衣翁。有個媪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上岸。奪衣。交翁翁來懸之。樹上是所以有懸衣之名。看那岸邊三個相飲。歇脚。一個各錢的富翁。一個貧色的蕩子。一個則貪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石贏毀殊甚。不知何病。大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便是小可在。也甚愛色。極多淫婚。配十數。並都斃殺去了。其間東家竊香。西舍佔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百道出。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麼。私售色。都人字曰地獄。原來隱語。繁昌記。吉原之條。所謂人豈厭生。下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自然其據。山林。舊佛在世之時。今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信之盛衰。近歲私勝。公。戊戌十二月。官下令緝捕。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糶賣者出途次，扯首行人，苦訴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困買藥錢，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道：「遭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漸多，今皆見逐，未逐間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當不得，遂漸之贏了，腎氣虛耗，手柔脚軟，到頭以蠅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初起得立，將軍柱一般也似，及到易養，偏是眼肉拖著，住頭哭起了嗚呼之聲在耳，而身早沈。此素聞嗜慾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邑中偷人之妻，最是太罪乃，邪淫之罪，死受，淫苦等身子，贏毀到細小如針方纔罷，意前生樂我也。在這東西向來苦我也。在這東西思，且越早絕了，本實先，厥淫苦有方，其如我何哉！因請煩尊子割之也。可拔之也。可領與我，除此苦根，便揭起衣褲，將那柱本朝着，持來，我觀一觀了。就摩頂放踵，唱米道：「好東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非尋斧鉞，奈斷得豈我力，所能開。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不敢不敢蕩子，顧窮漢道：「請煩君君試拔窮漢，摩撫一遍，嘆道：「筋將脫，籜豈抽，葱之比。試拔一拔，便

雙手緊緊把住了，一力拚命待抽，蕩子鑿眉兒叫苦道：「休扭，休扭。」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窮漢扭捏一會，放手謝道：「碌碌梁材，根蟠地軸，怎拔得掇？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來，蕩子道：「呸！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却是人資鄙吝，穿麗吃菲，一生守錢，半文不花，看錢貴於身，以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苛約立法，年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數八，止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買婢又畜僕，方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一箇算白金，通計費上十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窮言，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安思亦惜其費，親尊絕人道，蓋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期老來偶失守，賤個妻始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歡喜？頑耍數句，倏忽命隕，乃百万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閑空，幾夜過，豈可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不可恨，因請拙老權冒了君名字，瞞過琰王，吃多少之

繁昌後記
初編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薄子點頭道好好
妙計小可這理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覺苦
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庶幾
身似針罷翁首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柳
不知子亦何病折了壯年漢道僕原來窮鬼近日遭
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
友並言日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
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窮潏然一聲
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人還是所負幾千銀
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口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世人聞我死誰
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
哀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
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
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
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采照人
點立顧盼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
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頭地妓便緊緊揪住得
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汪汪掉下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
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算苦心典贖忍寒
送暖度婆之責姊妹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算臆計
手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儻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
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
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偕老之契
生怕難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
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哄我的又瞞神又弄
天孰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水水性哩郎臉紅
耳赤深々謝道我豈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

自然不能效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
意莫連骨兒成灰麼恐怕無緣伴卿妓道雖然怎麼
不縊郎道是亦非不思也問救環者引了頸頭面貌
變樣莫認爲別人麼妓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
顏色或者爲他人妓道怎不及郎道及郎死所以不
敢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
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
一念一步漸向下而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
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小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方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說畢。並回話道。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抑亦豈莫。誡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邑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為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咳一聲。粧佛相。而向那時客已上前。應和。尚忙納頭。拜了。上眉仰之。何計。

平昔所畏。理寺。侯某也。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不醒。開。侯偶的。通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唬死。莫小師等。發。走。馱。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不。這等小胆哩。

寶橋

金光照幽巖。寶氣鎮河馮。

究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倒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色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色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兩又

像金龍橫灑孝子忠臣仁人義士幾之渡過門中一人凭着欄干喝采道錦帶橋雖美爭看這寺佳麗矢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構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闊狹則闊狹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觀這般美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并也舊也烟筒也諸凡金貝照輕重還其值舉收之于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羨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長物當時仗他打造這般橋方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

有這樣物猶說這里東子看々又鑽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偽幣免不得世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當初此方如那相公打壞六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羨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財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當幾万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所謂不患貧患不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徒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世豈得不

腐儒癡

幾個催行鬼點住，岸邊點了橋上跛的人等，個鬼說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執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赫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蓋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哉！天不假年，並早，即，在，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隻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忘勞奉養，唯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道，未嘗虧行辱名，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看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報，家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保上壽，而死想那們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不壽，蓋係時運所在，佛菩薩來迎，趁早教他斷輪回，生佛界，那老僧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賣嘴之鄙，頭漸見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入定不別說，坐場常言，行住坐卧，莫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堂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願為如々不動，處則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做士風，取威勢，况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無暇把鉢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叔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話不執考据不陷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獲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為仁義認人倫所以為人倫由其道出其戶一般非如某徒誇談博專事文藝故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某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戶盛儻

僕以銜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皆外也外而矜持內行千織非如某也况豈肯為託登畫會化錢之鄙何況為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裨益世道功德不為不多聞件時四十七義士來過由扮一操各自執戟提槍整堂守隊上前橋尾橋頭觀者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喝采之聲撒地如山翻三途河三途蔡曾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勸平者真箇似家橋一操人物後年紀方二八不覺着得呆了肚裏暗想情願配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尼幼小為戲

妓鬪花以來小心陪客平等賣情使人受利益
原來居其職不免撒些言語未曾作設甚或墮地
獄之業時向玉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顏色或受大
話剗刺熬得不謝落籍後雜染捨了身佛門個是快
口道可惜這等義自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配封
侯呼夫人也好嫁巨室稱縵人也甚好必定平內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試與解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借老奴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禿皮多

少男女赤條條地叫寒叫凍有個罪人披緇衣逐
一被棄下地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襖寒涼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看親戚之親不分些
斗米遇明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雞身披
鶴毛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辭世之苦况草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一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叫
嬌兒掌爐火慢々の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還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些火氣寒力透了骨兒凜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待你身子

連皮剝來，怎說句衣裳，婆又捉個小女兒爲裸者，得
腰下內裙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
私窺子麼？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禪子，女兒道
奴家亦豈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算股
間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蘊之婆道：與得罪，則閣寧
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回父母之心，翁在
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叫道：吾婆憐小娘子解
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叫道：老爺非起了賊心
我反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禪子，乾々奪下去了，便
是露出那個人愛，万人貧一件義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恁他評，
堂下女兒双手掩着羞物，羞々扭々俯地起，不得婆
便推把一條布禪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聲有物
自空落，婆吃驚着，時看翁暈絕在地，婆惶忙起來，叫
翁醒一醒，個催行鬼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
婆叫声道：快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鬼便回身下岸
掬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
忙再去，一掬來，婆叫道：休惶，休惶，鬼乃徐々移脚，三
步爲一步，好像鞠躬奉圭樣子，婆急得叫道：快接來
鬼叫道：休惶，休惶，婆道：快來，快來，鬼道：休惶，休惶，一

時惶忙翁方纔醒人向二人道休惶休惶鬼道險些
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墜
慣不足裁貴意便待依舊攀樹去婆一刀把翁拽倒
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美物忽起了慾心露
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
了甚處棄了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起身來走
一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
氣婆叫道滾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滾皮老死
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鬼急避住了道休
々常言道夫婦執手尙兒也不吃着外欠鉢面內妨

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看數個
罪人簇々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刀脫下還是腰
間不掛着內裡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你薄
命生肯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遣忽着
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兀自沒有寒色婆道
咄快活你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一擲百力呼嗚叫
泉不知在場中爲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
褻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
速去說到這地欠婆鉢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允
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着這般尤物便道

你筋骨不凡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暫時臨御靜家務麼依婆說闔主面前替你方便其叩謝道得此
擡舉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聲叫道
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託事瞞過乃
翁莫露出醜態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不得婆拍頭
喝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我眼未白使
不得使不得一時後羊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悄
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羊翠碧翠

間有一所塞關曰草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
橋上前面幾條祭鼓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看
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
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
士人必定解刀法槍術試使一刀來使叫個小吏鬼
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
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
精粗試了一番取讓耳付讓休說早者小鬼拈條朴
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羊怎敵
得小鬼叱道你果士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士禮待法外打去者血徒取苦豈如試一刀士人堪
不住促迫方纔起身取扑刀上進叱咤一聲未交數
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眼你待瞞過
我官吏去發你所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
紅了臉兒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某爲士則士但只
思太平之世劍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
不曾學一手頭目道一手不學猶拔刀是何理士人
道是亦便爲衣冠不過假之姓武風頭目笑起叫一
箇道你試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
道在下平昔所學專一上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請辭頭目云論
理正是但是以此證之關法所在枉講一句來個吏
早捧着昏冊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
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認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
從還是進取之楷棧不過藉以粧外面豈暇爲之日
夜走權門乞抬拳務撒人事枉買人情外疲奔走內
困消之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
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二
而一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上奈何廢
之吁以你們粹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可

嘆二人叩頭道罪當萬生願得一生再疲奔走個罪人蹲下告訴道某地某地死在某地日月小吏便放在算盤道誠算一算小商笑道對帳步算是係小商家事業在下原來個豪商這等物未嘗上手裏過不乘除為何也身爲高買富等封侯單了陶朱架了儕傾穿錦吃玉養翠畜紅公候亦不凭着我的生活不得况大夫况上今日七大夫比我高買賤已數等官等如不信誠去人問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方住了大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別莊幾所府庫數万乃埋葬之日把万金殉柩現藏

在某土中請幸不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不了頭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好若放心壞主帳前從且方便好好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便拉商上了後堂賓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盡檯桌陪侍掛筵獻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婆婆世界近日有何奇寶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々奉請大坂之賊某來飢哺聚一時間開天開地豈不一大奇事然無幾伏誅嗣後畿內之民一時舞蹈不知何意並廢衣食沒不個在顛家之剪錦個々裁繡飄紅綠競奇聞美乃京地億万段疋剪裁用盡沒個

遺帛豈不亦闢天翻地謂之跳々舞云真箇桓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帝土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比條氏之末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歡喜舞蹈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稔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王
人道江戶何如實道有々話入港小鬼忙々跑来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解

繁昌後記初編終

